

时事评论



泳装点菜，几多欢喜几多忧 谢佳 作



侃侃而谈

李康奇

过于忙碌，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公害”，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危害暂且不论，对整个社会运转质量的妨害，不可低估。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汇总调研中所收集的问题，以便形成一份报告，提交政府职能部门处理。会议三点钟开始，到了开会时间才来一半人，迟到的人几乎是众口一词：“对不起，事太多，来晚了。刚才在那边开了个会，赶先发了言，就跑这里来了。”看到人家都是为了公事忙碌奔波，主持人自然不好批评。会议过程中，不断地有人来，每人一人要向大家寒暄一番，解释一番，打断别人的发言。所以会议开得稀稀拉拉，让人感觉会议“气场”不好，不利于专注地思考研讨问题。

大家发言的时候，又是众口一词：由于太忙，来不及看材料，缺了好几次调研，对收集的问题来不及整理消化，自己不懂专业，来不及学习专研，有些情况尚未核

过于忙碌已经使人们失去了认真细致、务实深思的基本职业操守

忙,何尝不是社会运转的公害

实，没有把握，等等。我本以为这是谦虚客套，结果发现这是大实话。而且在开会过程中，不停地有人打手机，进进出出，有人埋头点击手机，发短信发邮件，对别人发言全然不理不睬，这样的研讨会效果肯定不咋的。浩浩荡荡、隆隆重重搞一场调研，收集不到详细具体、切中要害的问题和真知灼见。对执笔归纳汇报材料的人，我真替他捏把汗，拿什么去向政府汇报？

散会后，主持人安排了晚餐，一半以上的人说自己另有饭局，匆匆而去。到了饭馆，菜上了桌，手机还是此起彼伏，又有三三五个人说有急事离去。最后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面对满桌的菜摇头叹息，这美味佳肴又要浪费了。开会、吃饭都不得安生，都源于大家太忙。

忙碌，导致人们的时间、精力都分散了，不能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忙碌也让人十分疲劳，脑力体力都难以胜任工作，只能事事处处蜻蜓点水、

浅尝辄止,这样的状况,工作质量一定没有保障。俗话说急行无好步,慢工出细活,深思才能熟虑。过于忙碌已经使人们失去了认真细致、务实深思的基本职业操守。

我以前在政府部门，有幸参加一些决策会议，往往是半天或全天研究十多个议题，二三十个人济济一堂，也是这种忙忙碌碌而又松松垮垮的现象。一些人进进出出，电话不断，还有一些人埋头签批文件，干与会议无关的活。还有的人在窃窃私语开小会。真正认真开会、专心思考会议议题的很少，发言的就更少。大多是主持人在讲话，和议题提请部门的人在发言，其他人大都心不在焉。我还发现一个怪现象：许多人对自己不分管的工作一般不发表意见，也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也可能有“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还可能是根本不懂，无法发言。总之，尽管议题很多，一般都是匆匆忙忙、草草率率，一呼啦

通过了。我感到纳闷，这可是决策会、不是自由课堂？许多议题都事关国计民生、地方发展、改革稳定的大事，怎么如此轻快地审议通过了呢？集体决策岂不就变成了集体敷衍了吗？这不为一些部门夹带“私货”大开方便之门了吗？岂不让一些粗糙文件、失误的决策轻松过关吗？决策会议的庄严神圣由此在我心中大打折扣。这都是太忙惹的祸。

忙，并不等于高效，许多决策虽然一审就过，许多工作虽然一蹴而就，但是后患无穷。事后的返工、补火、扯皮、擦屁股，要花去许许多多精力和时间。开局迅速而结局漫长，起步良好而结局烂尾，比比皆是。每念及此，我想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时期，即使全世界烽火连天打得不可开交，电报如雪片地向他飞来，他却常常在海滨优哉游哉地钓鱼度假，轻轻松松指挥几百万盟军打败了法西斯，把世界事务、国内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其中奥秘，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吗？

同城微博

本周舆情关键词 爆炸

那年9·11，我和两个兄弟在偏僻山村拍纪录片，那里没手机信号，没电视机，三人大清早趴在收音机前听恐怖袭击新闻，整个上午再没心思拍片，三人激辩袭击对世界的影响。这次波士顿爆炸，是9·11之后美国本土遭遇的最大恐怖袭击，我趴在电脑前，一个人默默移动鼠标，只希望，人类能停止这种非人类的暴行。

——湖湘山人

思想向上,充满信仰,互相友爱,爱国爱民。这些朴素的东西,曾经是无数中国青年和学子的人生追求。而今,一切向钱看,妒嫉、自私,庸庸碌碌,甚至仇恨,正成为年轻一代的心理阴影。我们叹息复旦大学学生中毒而亡的悲哀,必须反思投毒学生的心理变态。阳光下阴霾,折射的是社会的进步,这正是不重视思想工作之结果!

——欧阳先生评论

活字还乡

一言蔽之，受功利驱动的伪科研太多

遍地皆是“课题组”



王淹生（盐城 教师）

中国的科研水平不高，但科研论文不少；科研成果不多，但科研项目不少；解决问题不多，但各种课题组不少……何以至此？一言以蔽之：受功利之心驱动的伪科研太多。

因为业务考核需要论文，所以不管科研状况如何，哪怕是移花接木、剪切拼贴甚至捏造数据、剽窃抄袭，也要先将论文做出来；因为申请科研经费需要项目，所以哪怕先搭个空架子，也要将科研项目虚拟上马；因为申报职称荣誉称号需要参与过一定级别的课题研究，所以种种名不副实甚至有名无实的课题组便会横空出世，占领你所在单位的各个领域。

我在中学里，所谓课题组更是让人不淡定，“整体化教学研究”所研究的就是如何将一个单元里的课文由原先的一篇篇由单独上改为合并在一起上（基本也就是“比较性阅读”的翻版）；我曾经有位同事主持了一个名叫“你真棒教学法”的研究课题，研究的是怎么在教学中表扬鼓励学生；我所在的教研组新近上马了一项“少教多学”的研究课题，研究的是如何改变早已式微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课题需要十几位老师花费几年的时间来研究探索吗？

文艺批判不等于无底线地评判文艺

棒杀《泰囧》勇气难得

王传涛（ 济南 教师）

近日,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认为《泰囧》比第一部《人在囧途》退步,对于“拜金主义”没有明显的批判,忽略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不符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此外,他还批评《北京遇上西雅图》“只要有爱情,就可以无所顾忌”;批评《西游降魔篇》“极端个人主义”的展现,批评《一九四二》“让人看着不舒服,应该晚出20年”。柳建伟的言论遭到网友的激烈批驳,其中不乏知名博主,如尹鸿、王小山等。

不顾被上亿人的口水淹没的危险，把叫好又叫座的四部电影统统批评一番，需要勇气。因此,我们至少应该向柳建伟表示一下敬意,在理论上,我们似乎也应该允许这种声音的发出。

但是无论如何,票房是民意和电影市场的投影。这些电影,并非高大全的主流电影。

文艺批判和批判文艺并非是一回事。文艺,需要的是批判精神，需要对社会现象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这不等于社会需要无底线地评判文艺。尤其是那些苛求文艺要高雅到教育人民甚至是愚化人民的作用时,要通过文艺作品对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批判的观点,都需要在这个需求多元、价值多元、评判标准多元的社会中,重新进行定位。

特别鸣谢：花卫为此版提供人像漫画

言之有物

刘牧黎

从4月10日起，凤凰古城将原来免费的古城景区和南华山神风文化景区合而为一“捆绑销售”，向游客收取148元人民币的门票，此举引起广泛争议。据报道，凤凰新组建的景区管理服务公司，是由商人叶文智经营的凤凰古城公司、南华山公司、乡村游公司与政府组合，组建凤凰古城景区管理服务公司，由新公司统一对景区景点实施门票销售及营销、服务等。其中，政府以土地入股49%，叶文智占股51%。当地政府只是二股东，而大股东却是一家私企。

收费正式实施后，事件持续升温。家住湖南凤凰古城景区内的黄田，12日本想带女友回家见父母，却被挡在凤凰古城西门检票口。带外地女友回家被索门票，凸现了凤凰古城收费最荒诞的

一面。谁家没有外地的亲戚朋友，哪个商家又没有外地的客户，但是，凤凰古城收费却给这些正常的人际交往、商贸活动制造了障碍，限制了人们的行动和交易自由。

凤凰古城收费，正好撞在了公众对“门票经济”无名恼火的枪口上，遭到舆论的狂轰滥炸，不过凤凰官员也大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势。从“很多人不是在乎门票多少”、“错就错在一开始没收费”到“凤凰县绝大多数人是赞成和拥护”收费，凤凰县政府方面一直在主动回应，虽然态度可取，但这些作为古城收费的理由，太蹩脚。

首先这“凤凰县绝大多数人”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通过调查公司问卷还是全民投票？动辄代表绝大多数人，是一种权力幻觉，事

实往往并非如此。退一步说，这“绝大多数人”涵括最重要的古城居民吗？如果包括，为什么在收费当天，有那么多人集体反对？或者少数不同意的，恰恰就是利益直接受损的古城居民。再说了，就算包括古城居民在内的“凤凰县绝大多数人”同意，凤凰古城就可以收费吗？恐怕也未必。

从程序上,按照发改委的规定,门票价格决策要召开听证会,而且还要一定比例的消费者代表参加,凤凰县政府举行听证了吗?经过他们同意了吗?从产权角度,无论是凤凰古城的生态风景,还是人文风景,它属凤凰县地方政府所有吗?可以成为当地旅游公司圈地生财的私产吗?

再者，真的很多人不在乎门票的多少吗？据新华社发文的统计数据 displays，2012

年全国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月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047元和660元；湖南省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777元和620元。148元的门票，接近于湖南当地一个农民月纯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样的门票价格，普通游客会不在乎？148元门票，对谁来说可以“不在乎”？相对有钱的人，公费旅游的人，他们对旅游消费价格不敏感，可能不那么“在乎”。

从“凭票进入景区”变成“凭票进入景区”，肥了相关公司、县政府，瘦了游客和景区商户。如今从景区免费到收费，深层原因在于凤凰县政府存在资金缺口。然而，通过收取门票模式来获取收入，暂且不谈政府这种过度介入市场的角色错误，仅从新政的效果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多方均输的糟糕选择。

在执政者眼里，只有好大喜功，扔掉了最起码的民生敬畏感

癫狂的规划大头症

艘,不用浆篙,而用纤夫,纤夫有八万余人”。藉此满足权欲和虚荣。“贫困县造大湖”,与此雷同。

众周所知,政府的公共发展战略和经济规划,应立足本土优势、本土资源,进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理性开发,尤其是重大项目,更要进行科学规划、专家论证、充分征询群众意见,进行详尽考察,确保项目的科学性、民生性、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

淮滨处在淮河之滨,“境内河渠纵横,塘堰密布,洪河、颍河、白露河四面环绕,淮河干流横贯其中,有‘淮上江南’之美称”。当地政府只需要努力挖掘这种丰沛的河湖资源,打造有特色、个性化的旅游项目,不失为一条科学性的开发战略。做好了,就能让淮滨脱贫。

当地已经有了丰富的河湖资源,旅游产业效应都未能开发

出来,难道造出一个人工大湖,就能成为“旅游扛杆”吗?

“贫困县造大湖”的战略,还是有点荒唐。动辄几个亿的投资,对淮滨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当地政府根本就没有这个财力,不具备条件非要“小马拉大车”,肯定会给财政造成巨大的累赘,给民生项目,造成抑制和拖累。其二,决策仅是一个“权力审美”,事先没有进行任何公共论证和规划,更没有听群广大群众的意见,而完全是个别领导人的“关门决策”,存在程序违规。其三,在国家耕地总量不断下滑的当下,国家提出了“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的底线,淮滨县政府却为了一己之私,明目张胆的毁坏良田,没有合法手续也敢“大胆开挖”,这不仅是对国家土地的毁坏,更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任堰村一位老大娘曾经当面拒绝了村干部的补偿

款,并且愤怒地表示:“就这点钱,让我的子孙后代怎么活?”这位老人的声音,应该是对开挖良田的最有力的谴责。

为了所谓的政绩美梦、“房产经济”,而将群众呼声、科学规律、本地实情,都扔到脑后,陷入了好大喜功、偏激冒进、无知无畏、脱离实际、急功近利的行政偏执中,这不是规划大头症是什么?在执政者眼里,只有偏执,没有理性;只有癫狂,没有规则;只有好大喜功,扔掉了最起码的民生敬畏感。

民声是检验公共决策的最公平的镜子,面对“开挖”,农民不惜用生命进行捍卫,屡屡弄出人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恐怕才是对“贫困县造大湖”的最客观和最真实的评判。

当地政府还是扔掉这个“规划大头症”吧,多一些远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落实!这才是纠正“规划大头症”的最好药方!